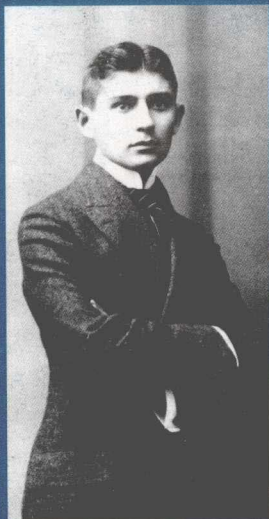


Kafka's
Eyes



卡夫卡的眼睛

曾艳兵 著

爱意的
惊悉的
隐逸的
茫然的
都在那目光里

原来卡夫卡就在我我之间
就在我们的此时此刻的生活之中
凝视卡夫卡的眼睛

在对视的那一刻
或许比诵读千万遍卡夫卡还要让你灵魂震颤



商务印书馆

Kafka's Eyes

卡夫卡的眼睛

曾艳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的眼睛/曾艳兵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 - 7 - 100 - 08786 - 5

I. ①卡… II. ①曾… III. ①卡夫卡,
F. (1883~1924)—人物研究 IV.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3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卡夫卡的眼睛

曾艳兵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786 - 5

2012年7月第1版

开本 650×960 1/16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定价:36.00元

看与挣扎 | 序

写作的人，诗意地看着别人，不是太难，而看后因了那无望，不断地拷问自己，则是难过的事。我在接触卡夫卡的汉译本时，印象是他看的本领的高强。但他却没有满足于看，自己却要去看那些看不到的存在。于是便拥有了别人没有的紧张。现在，我读着曾艳兵的《卡夫卡的眼睛》，便想到“看与挣扎”这个话题。这不是在译本的轮廓里旋转的书，而是进入思想躯体的对白。书中有着一一种热流在自己的躯体里，似乎被它穿透了。我记得卡夫卡的眼神，忧郁的，略带羞涩的样子。曾艳兵觉得自己也在那个目光里走进城堡的边缘，却不能进去。或者一旦进去又不能出来。我觉得那是一种暗示，深味卡夫卡的人，多少懂得这种暗示。

于是，我感到了卡夫卡 and 我们的可怜。我们阅读他，不觉得是异域的生活，似乎也是我们命运的写真。的确，卡夫卡不像一些作家的文本给我们以强迫接受的感觉。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想干扰他人的事情。可是他述说的，可能都与 we 有关。他的迷失在路上的低语，仿佛是替我们这些宿命者在表达着什么。

曾艳兵对这个德语作家的把握，是困惑中的体悟与寻觅。他的陈述绝无学院派的僵死气，心灵对撞着，精神在盘诘。他的气质里，也略微可以见到卡夫卡式的焦虑和不安。而那体验，就是彻骨的，流动着《城堡》、《变形记》式的迷雾。我终于懂得，理解别人，是一

种灵魂的对接。理解是一种进入，在对象世界里，可以发现我们忽略的自己。

只有把日常的幻象撕裂的人，才可以进入世界的本原。那些既定的逻辑常常欺骗了我们。卡夫卡因为身份的复杂，及存在的复杂，感到了语言的无力与表达的无力。他曾说：“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最深的黑暗之中。”恰恰由此，他进入了现象界的玄奥地带，多致的存在的原色调被召唤出来。人是一个多么矛盾的存在体，而真实恰恰靠矛盾所表现。

许多年前我阅读《失踪的人》，被那谜一般的情境感动了。那个被抛弃到美国的孩子一系列荒诞的经历，是偶然的与特例么？显然不是。我们就在这样的迷阵里。存在就是悖谬的组合，只是被我们常态的格式条理化了。我们偶然的的选择，就意味着没有回路的迷宫的开始。于是永远在隧道里，一个怪圈套着一个怪圈，一个可能连着另一个可能。而心绪的流淌又是那么无常，现象界的面影在那里也不甚清楚了。卡夫卡在此流露出他的虚无、痛楚的感觉，那些都是不经意的。写作意味着自己的存在，至于别人的感觉如何，并不在意的。他甚至不希望自己的文字被人阅读，连发表的渴望也没有。这个忠实于自己内心感受的作家，与虚伪、自恋的名字毫无缘分。

在中国，有相当多卡夫卡的知音，有的借其意象而得神，小说家如是；有的靠其哲思而悟意，研究家这样。像曾艳兵这样的研究家，是少数的深解卡夫卡的人，也是进入卡夫卡世界的引导者。他对那些无法归类的精神因子进行了超逻辑的归类，开启了认识这位天才作家的另一扇门。有趣的是，他在其文本里浸泡了多年，以致无法脱身，那个巨大的光环把他罩住了。神秘的低语与体验，连通着上苍，与混沌、阴阳初始混杂在一起。他敏锐地发现了自己研究的对象的内在冲突的缘由，细致的解析里有他生命之流别样的存在。我在其文字里感到诗意与哲思的缠绕。比如身份问题、语言问题、国别问题、职业问题、爱恋问题，都不是清晰可解的存在，永远纠缠着可能与无助、合理与悲情、承认与否定等分裂的话题。人在失去家的地方，才可能感受到空间。在母语被压抑的角落，或许才会进入母语的内核。而这些，都靠心灵的体味。卡夫卡的迷人在于他“在”而不属于自己的同类。人类诸多神圣的概念，在他那里已经失去意义。

我有时候想，十分喜欢写作的卡夫卡，其实与我们的世俗写作理念大相径庭。如果从日常思维进入这个世界，也许我们一无所获。我很喜欢曾艳兵对卡夫卡的气质的描摹，那里有许多存在让我快意。比如他说：“卡夫卡孤独，因为他失却了自己固定的身份和位置。他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但他又是超越了归属的

世界性的作家。”一个不能为自己定位的作家，写着人们所难以归类的文字，就有了另类的审美意味。在分析这位作家的身份时，有这样一段话：

卡夫卡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奥匈帝国，但他显然不是奥地利人；他虽然用德语写作，但他不是德国作家；按说他应该属于资产阶级，但他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生活准则却嗤之以鼻；他虽然出身犹太民族，但他与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却有着深刻的隔膜……

这或许是进入卡夫卡精神城堡的入口。他在迷雾里呈现出别人所没有的存在。一切和尼采、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关联，又都不相近。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以冲突的目光审视对象的存在，也许就真的可以亲近于他。

也许，在真正的意义上，卡夫卡是我们生活奥妙的朴实的书写者。那原因是作者的简单，以及我们的复杂。我们这些自以为得到天际的人，其实是精神的盲者。最简单的人格可能才看见了世界的原色，那些色调不是七彩的，可能更多更多。而我们只领略了几种。《卡夫卡的眼睛》分解着那位单纯的小说家的纷纭的世界。爱意的，惊恐的，隐逸的，茫然的，都在那目光里。你能够感受到那多色的辐射么？我每每与其相遇，总觉得被电了一般，好似感到了躯体的隐痛。而那时候，才会从庸碌的状态醒来，看看自己的周围，便也觉得，

自己也是被卡夫卡寓言之簇不幸射中了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堡。但我们这些俗人的居所无甚可观。卡夫卡的精神城堡是另类的。我们难以进去，而一旦临门，又不知路向，好像陷在迷津里。我想，这位以德语写作的人，在迷津里完成了自我。那些无望和紧张却有美的灵思飘动。而我们呢，在看似清楚的空间，却放飞不了思想，实则乃真正地迷失了自我。阳光下的迷失之哀，有甚于暗夜里的走失。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卡夫卡的看与挣扎的能力。

2011年9月22日

目录

1	看与挣扎 序	孙郁
1	卡夫卡的眼睛	
7	卡夫卡问题	
16	谁能理解卡夫卡？	
28	谁爱上了卡夫卡？	
32	谁掉到了井里？	
40	饥饿艺术家与魔术师	
44	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	
52	作为业余作家的卡夫卡	
59	作为画家的卡夫卡	
65	作为商业符号的卡夫卡	

71	孤独的写作与写作的孤独
74	卡夫卡·疾病·隐喻
83	卡夫卡的亲戚们
87	卡夫卡与格来姆
93	卡夫卡的寓言世界
96	卡夫卡与后现代写作
105	梦幻般的内心生活
109	“失踪的人”与人的失踪
117	关于“门”的思考
120	“法”门内外
131	请你猜谜：《城堡》解读
138	这也叫小说？
141	变形：一个亲近心灵的主题
149	“甲虫”的秘密

157	别有“洞”天
165	“猿猴变人”的启示
174	塞壬们的“沉默”
178	“通天塔”神话
187	失去寓意的寓言
194	关于鼯鼠的学术研究
200	“朋友”克尔凯郭尔
204	“精神领袖”尼采
211	“想到了”弗洛伊德
215	“精神导师”福楼拜
220	“血亲”陀思妥耶夫斯基
224	卡夫卡的“中国心”
230	卡夫卡与中国长城
234	卡夫卡与《聊斋志异》

238	卡夫卡与老庄哲学
243	美丽的中国“仙女”
246	残雪心中的卡夫卡
249	1966年版的《审判及其他》
254	卡夫卡与童话阅读
261	卡夫卡：从西方到中国
268	海边出了个“卡夫卡”
273	卡夫卡：形象旅行
277	我与卡夫卡 代后记

卡夫卡的眼睛

任何一个阅读过卡夫卡的人或许都见过一两张卡夫卡的照片。任何一个凝神静观过卡夫卡照片的人都不可能忘记卡夫卡那双眼睛，正如任何一个用心阅读过卡夫卡作品的人都不会忘记它的作者一样。卡夫卡的眼神让人过目不忘。“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深色的（人们在描述它们时最常用到的一个形容词是‘深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令人联想到它的主人那未曾说出的深刻的思想。”卡夫卡的朋友奥斯卡·鲍姆说：“他用一种无与伦比的眼光审视，解除神秘，揭开他自己以及别人内心生活的外壳。”卡夫卡的眼睛里有什么？有惊恐，有焦虑，有忧郁，有迷惘，有羞涩，有自信，有执著，有深邃……卡夫卡的眼睛里似乎什么都有，但你却无法准确说出是什么，这就像卡夫卡笔下的那座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城堡”一样，不过，只要你长时间地凝视卡夫卡的眼睛，你便一定会有所感觉、有所感触、有所感动……

阅读、理解、阐释、研究卡夫卡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可以阅读卡夫卡的小说，可以研究卡夫卡的书信日记，可以浏览卡夫卡同时代人撰写的文章和回忆录，可以参考那些研究卡夫卡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但是，还有一种办法或许更为简便直接、更为朴素自然，那便是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对我们说话。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直陪伴着卡夫卡并且深深地爱着卡夫卡的朵拉曾经说过：

无论他在讲话还是在倾听时，他的脸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那双大大的，有时甚至瞪得圆圆的眼睛。这双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恐惧（有人曾这样说过），而更像是惊讶。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眼神羞涩。当他说话时，它们就被点亮了……

朵拉曾一度相信，这个世界并不一定要了解卡夫卡，也没有人能够理解卡夫卡。“所有试图理解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除非他允许你看着他的眼睛，或是握着他的手。”朵拉说的这个“除非”，现在显然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做到了。但是，难道我们就真的像朵拉所说的那样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卡夫卡吗？甚至我们连走近卡夫卡，接近卡夫卡的可能都没有吗？其实，办法还是有的，我们可以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看着卡夫卡的照片，看着照片上卡夫卡的眼睛，凝神倾听，看看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

卡夫卡的挚友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提到了卡夫卡儿时的一张照片，特别提到了卡夫卡的眼睛。“一张儿时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满疑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闭的嘴唇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头发几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简直处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于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精心选择的水手服、宽大的水兵帽和手杖。”在这张照片中卡夫卡的眼睛大而亮，充满疑问、忧郁和倔强。卡夫卡这张照片也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照片上有一个骨骼强悍的孩子，极度敏感、有点过分修饰，他正在用一种怯生生而又轻蔑的眼神盯着一只鸟，从他那深褐色的眼睛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被这件事严重地惊扰了。”卡夫卡的眼睛中不仅有疑问、忧郁和倔强，还有敏感、轻蔑和惊扰。

英国学者罗纳德·海曼在他的《卡夫卡传》中也谈到了卡夫卡

童年的照片。“他童年的照片是富有启发的：大约五岁时他的目光充满人的畏惧和吓人的易受伤害——失望，紧张和羞怯。几年以后人们从他脸上看出，一种保卫系统产生了。面容表明与其说是力量，不如说是抗拒。但是他不再是那么易受伤害了，虽然只是因为他显得更内向了。”这里所说卡夫卡五岁的照片，或许是指那张卡夫卡站立着，身后是一只又像马又像羊的玩具的照片。卡夫卡右手握住一只羊角，左手置于胸前，握着拳头。卡夫卡的眼神忧郁而羞怯。这以后卡夫卡眼神中的那种羞怯渐渐不见了，而忧郁则挥之不去。这是否意味着，成年后的卡夫卡的目光已经从外向渐渐走向了内心？

德国卡夫卡研究专家瓦根巴赫在他的《卡夫卡传》中提到了卡夫卡上中学时留下的一张照片。“他倚在布满蔓藤的阳台栅栏上，身体挺得直直的，神情有些窘迫；他身上穿着背心，里面是一件高领衫，脖子上系着领带，在外面罩了一件外衣，扣子扣得高高的。他的双臂向两边伸开着，细长的手掩映在常春藤中；他的鼻子很结实，嘴巴紧闭着，乌黑的秀发垂在额前，那双灰褐色的眼睛忧郁、疑虑地注视着观众。”上中学的卡夫卡，眼神里依然充满了忧郁和疑虑。这时的卡夫卡似乎对一切都不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还感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想不满意，并利用所有的时间和传统的方法把自己拖向不满意，现在我想转圈转回去。换句话说，我总是不满足，即使是在满意的时候。”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卡夫卡在同学贝格曼家里宣布：他要当一个作家。贝格曼有一个剪贴本，里面贴满了他的朋友和同学写下的字条和一些笨拙的诗，这其中就有卡夫卡最早的文学尝试，写作日期是11月20日，据贝格曼推算应该是1897年，卡夫卡那年14岁。卡夫卡的字条上写道：

人来人去，
去了——不再相遇。

卡夫卡一出手写出的文字就有点“卡夫卡式”的，不过，此时的卡夫卡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什么信心，当然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几乎从来就没有满意过。

1917年，卡夫卡与菲莉斯第二次订婚时照了一张照片，菲莉斯端坐在前，卡夫卡贴身站在后面。卡夫卡西装革履，站得笔直。我们看不见他的右手，他的左手以手背贴在菲莉斯的裙边，似乎并没有碰到菲莉斯。卡夫卡的眼神凝重深邃，似笑非笑，我们猜测不出此时的卡夫卡究竟在想些什么。这张照片中的菲莉斯，曾一度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卡夫卡的母亲，而实际上菲莉斯比卡夫卡小3岁。

卡夫卡40岁时拍了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被广泛引用，用于各种有关卡夫卡著述的封面或插图。这是一张半身照，卡夫卡眼神里似乎包含了卡夫卡一生的总结。这双眼睛里似乎什么都有，唯独缺少欢乐；这双眼睛里似乎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少执著。卡夫卡仿佛看到了死神的逼近，这一回卡夫卡眼睛里没有了疑虑和惊恐，我们看到的分明是镇静和坚定。

密伦娜是卡夫卡的女友，应该说是最能理解卡夫卡及其创作的女友，因为她也是位作家，曾经翻译过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去世后，密伦娜在悼词中写道：

他是个害羞、胆小、温柔、善良的人，然而他所写的书则是残忍而令人痛苦的。他看见的世界充满着隐形的恶魔，撕裂并摧毁无助的人。他看得太透彻，他太有智慧，以至于无法生活，太柔弱以至于无法反抗。高贵美好的人都是柔弱的，对不谅解、不友善和知识

分子的谎言怀着恐惧，他们不懂该如何起身反抗，因为他们已预先知道自己的无助，并在失败中让胜利者汗颜。他懂得人们，只有神经无比纤细敏感的人才能这样懂得人们：一个寂寞的人，几乎像先知一样，在眼睛闪动的那一瞬间就懂得了对方。他懂得这个世界，以一种不寻常而又深刻的方式，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寻常而又深刻的世界。他写出了当代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这一代人的挣扎在这些书中，没有预设立场的词语。

密伦娜在最后提到了卡夫卡的眼睛，他“在眼睛闪动的那一瞬间就懂得了对方”。卡夫卡通过眼睛的闪动懂得了对方，懂得了这个世界，如今我们再通过卡夫卡那双闪动的眼睛，去探寻卡夫卡那“不寻常而又深刻的世界”。

卡夫卡的眼睛，眼睛中的卡夫卡。我们终于摸索到了走进卡夫卡内心世界的不寻常的独特路径。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说：

如果你遇到一个人，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唯一能够了解人的方法是与他们谈话、交流。交流意味着两个人面对面，看着对方的脸，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听他说话……

如果你真正希望与人们交流，希望知道他们所思、所感，了解他们，那么你必须理解各种手势、各种细微的差别，你必须看着他们的眼睛，必须观察他们嘴唇的一张一翕，听他们说的话，了解他们的笔迹，你才能逐渐接触到实质性的东西。

柏林的这番话仿佛是专门针对卡夫卡这类作家言说的。对于卡夫卡及其作品，纯粹理论的、技巧的、符号的分析，或许是有用的，